

【品读】

满怀爱心前行的人

——《名家书信里的流年碎影》序

□宋遂良

我所认识的戴永夏先生有多种身份。一般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家，已出版《戴永夏散文选》《片羽寸心》《凡俗雅韵》等十多本著作。他的散文收进多家散文选集，有些入选大中小学课本，得过多种奖项。他至今还经常在《齐鲁晚报》等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。他的一篇《济南的春天》，和老舍先生的《济南的秋天》一道，成了济南的名片。他还是一位文化学者。他敬畏历史，钟情艺术，在地域和民俗文化的研究领域卓有成就。因而人们往往忘记了他其实是一位资深的编辑，在出版社已经工作了三四十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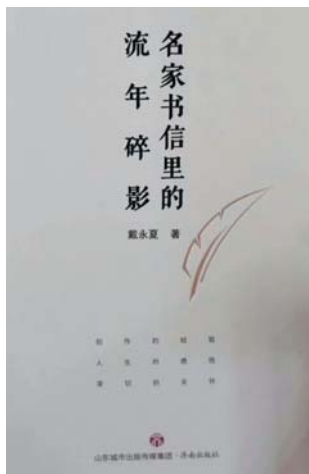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向敬重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。邹韬奋、叶圣陶、周振甫、沈昌文都是我敬仰的前辈编辑。他们热情无私、大度严谨，默默地为作者和读者奉献一生。戴永夏也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编辑。这本《名家书信里的流年碎影》，就是他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栽种出来的一树鲜花。它集名家的书信文字，时代的晴雨体温，编辑的诚恳辛勤乃至细碎的难为和苦衷于一炉，道尽了文学的浩瀚、事业的艰辛和人生的美好。像他对革命老人张文秋、对文学大师冰心的敬仰及冰心的亲切教诲；跟臧克家、萧军等名家的密切交往和对他们精神品质的阐发、珍贵资料的发掘，都很有意义，也很有价值，使我们读了如面聆警款，如沐浴春风，在感受到一种春天般的暖意的同时，也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和力量。

戴永夏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。他尊师重道，总以师礼视我。其实他就读山师时我还未曾来校，愧为师长。但从老师、校友的闲谈和我与他的交往中深知他的正派、勤奋和较真。他谦和低调，但对是非、工作、文字十分认真甚至较劲。如上世纪80年代他任《中学时代》编辑时，曾约张炜写了一篇《没有围墙的学校》。此稿写得真实感人，很适合中学生阅读，但他编发后被一位领导

给撤掉了。对此他一直歉疚于心，又冒着炎夏酷暑亲自将稿子送到《中学生报》社。《中学生报》很快就刊用了这篇稿子，接着《中国教育报》又转载了。以后，他又将此事和给吴伯箫先生退稿的事写成一篇文章——《往事缕心总难忘》，发表在《文学报》等报刊上。他对编辑工作和作者的认真负责精神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一个人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作者，伺候文字，事业焉有不成，文章岂能浮泛？

戴永夏也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。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，他热爱家乡，热爱父母，热爱师长，热爱读者…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还特别热爱动物。他秉持着“爱护动物，就是爱护人类自己”的理念，数十年如一日，风雨无阻，每天一早就到市郊的山上去喂养二三十只流浪猫。有些猫还成了他的“亲密朋友”，天天在山上等候他，亲昵他，接送他。他也从这种不一般的“友情”中，获得了别样的快乐和幸福……

永夏可贵的爱心，在《名家书信里的流年碎影》中也有所表现。他对老一辈革命家、艺术家的关爱之情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来。记得一位哲人曾说过：“当一个人满怀爱心前行时，全世界都将为他让路。爱人者人亦爱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”永夏就是一个满怀爱心前行的人。他的这本书，既承载着他可贵的爱心，也传播了那些名人的大智大爱，对我们增长见识、陶冶情操、弘扬美德、健全人生都有裨益。因此我愿向读者推荐此书，我想它也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。

归来是
何人
出走半
生

【沉思】



□刘荒田

谈“归来”，出于惯性，第一个想到的，是贺知章的诗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喜悦和尴尬参半，几乎适用于所有归人。

其次，想到宋之问的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，它无疑比前一首更深入，触及难以言状的忧虑。美国人罗伯特·威尔斯所著《来自南中国海底部的呐喊——尚未披露的来美中国移民最大海难纪实》一书，记载了1873年间在太平洋航行一个月、从旧金山到香港的邮轮上的一幕。船越来越靠近中国的海岸，连海湾里的垃圾和岸上耕作的身影都清晰可见，“一大帮中国苦力从统舱拥上来，为的是要看

【行走】

□安宁

走在磻溪湖林村曲折的街巷中，见商铺的货架上全都摆满了茶叶。从白毫银针到白牡丹，从寿眉到老白茶，再到荒野冬片，所有茶叶汇聚在一起，散发出幽静的花香、清甜的果香或者沉郁的草药香。于是，让人憋闷的燥热中有一丝溪水浸润后的沁凉之气，缓缓漫过群山环绕的小小村庄。

就在周鼎兴茶号的祖屋“源头里”，遇到了年轻的周朝端。他质朴的微笑、敦厚的个性，让人很难想象，他的先祖周翼臣悉心精制的“白毫针叶”，曾经在1915年远赴美国旧金山参加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荣膺金奖。这百年的荣光，竟然从未在他的举止间留下骄矜，仿佛一杯白茶洗净历史的铅华，他在祖辈俯身辛勤的劳作中，化作万千茶园中朴素的一株，沐风栉雨，生机勃勃。

庭院古朴素净，历经百年风雨，依然完好保持了南方园林的典雅之美。庭院的水塘里、竹匾上、瓦片间、竹林中，阳光如雨点一样落下，噼啪作响。人站在瓜架下，仰头看到青瓜在浓密的茎叶间闪烁光芒，它们秀气的影子落在菜畦里，那里正有一只彩蝶翩翩飞过。

一行人跟着年轻的茶号主人，沿着荒草丛生的小路向上攀爬，去看山中的茶园。路的两边，茅草谦卑地伏向大地，万杆绿竹杂错而生，将人们看向茶园的视线完全挡住，仿佛前方是无尽的山林，深邃又神秘，除了飞鸟可以知晓光亮的出口，所有人都将迷失其中。但五千亩茶园沉郁的香气已在山野中缭绕了几十年。这日日升腾的草木的芳香，吸引着人们，一步一步抵达烈日下的丛林。

采茶人顶着遮阳的斗笠，在黄昏的湿气浮起之前，低头赶着采茶。每一片茶叶即便离开了枝头，在

最先出现的陆地。他们去国以后，在加州待了很久很久了，终于看到故国的岸。几个人问我：“这是中国吗？”我说是，他们发出微笑。然而，其他人冷冷地坐着，竭力抑制自己，不露出任何表情，一个劲儿地压低声音谈话。悬崖近了，更近了；拂晓时分的天光益发明亮，空气益发清澈。他们依然不动声色地坐着，都对别人的举止毫不在意。”他们去国至少八年，音讯全断，家乡的亲人生死不明，还有没有家也是疑问，极度的牵挂造就的冷漠，令旁观者难以理解。这是“不敢问”的传神写照。

好曲不厌三天唱，舍去传颂千年的诗句，如果以现代语言描画归来者的特殊心理，那就要借一句流行语：“出走半生，归来还是少年。”这只是祝愿，是不是时光真的倒退为“少年”，须看造化。但我武断地说：“出走半生，归来‘必是’少年。”只要符合这样的前提：小时候出走，晚年归来，中间有漫长的间隔。要问道理何在？因为这是普遍的人性。西哲为了强调童年经验的极端重要，说人的下半生，心灵所做的主要功课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“回去”。回到哪里去？从哪里出走，哪里就是目的地。同理，每年除夕，从城市赶回老家吃团圆饭的千千万万打工者，家乡于他们来说，四季只剩一季——冬天，因为另外三季皆在外地。

因为故乡于你，全部意义都在“半生”之前的少年。出走以后，你的历练、你的社会关系和故乡脱了钩，如果说和它“斩断骨头连着筋”，也只是他乡见到的泪汪汪的“老乡”，而不是埋着先人骸骨的家山，以及母亲常常依窗盼望你的村子。少年的一切，从榕树上的鸟窝，知了到锅台上的荷包蛋，从流鼻涕的伙伴到朦胧的初恋，都潜伏在窗棂下，一旦你拧亮一盏煤油灯，它们就会苏醒，向你扑来，让你晕眩。在故乡，只有这样的参照物。所以，哪怕拄杖，你被孙子搀扶着，站在童年扎猛子的小河旁边，你下意识地脱衣，作势跳入六月滚滚的“龙舟水”。

以上三种状态，有一共同点——感兴都来自近似的切口——靠近或者刚刚回到家乡的时刻。久别累积的情愫如炸药包，被“进家门前后”这一可遇不可求的“引信”点燃，淋漓尽致地爆了，爆出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。然而都命定短暂，大抵是一次性的，原因是，“回来”的瞬息诗意在现实中被消解了。游子和亲人拥抱，互道别后，哭个痛快以后，便要同满目陌生周旋：怎样给乡亲送礼，其间要讲究辈分和人情账；怎样对付难以企避的脏、蚊子和苍蝇；怎样调和“衣锦还乡”和经济实力的矛盾；如何摆平各种陈年恩怨……

待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儿童把你引进家门之后，即使排除“不敢问来人”一说中蕴含的家破人亡，你也未必会一鼓作气地把乡愁当家乡美食，吃了又吃。

晾青、萎凋、干燥的过程中，照例会被采茶人的双手悉心呵护，始终保持昔日阳光下天然的光泽。

每一片茶都将拥有三次生命。一次，在万物复苏的春天，每一株茶树与野草、稻谷、芦苇、松柏、竹林一起，尽情沐浴着和风细雨，吮吮着天地精华；一次，在洒满阳光的竹匾上晾晒，它们祛除生命的冗余，将轻盈的魂魄结晶成沉睡的琥珀；一次，它们长途跋涉，从湿热的南方抵达辽阔的北方，在小巧的白瓷杯里，被知己的夜晚清谈唤醒，忆起南方洒满月光的茶园，也曾这样与无数同伴簇拥枝头、轻声细语，于是它们热烈地苏醒，化作让人沉醉的精灵。

途经湖林的旅客早已散去，年轻的茶号主人依然在他的茶园里，为一杯茶而不息劳作。就在与朋友即将各奔东西的夜晚，雨水打湿了整个南方。我想起那条通往茶园的荒野中的小径，容颜粗糙的妇人俯身采下一片嫩茶，轻轻放入篮中，仿佛它是刚刚诞生的婴儿。我还想起山中一闪而过的溪流，恍若天上瀑布飞流直下，并提醒着大地上奔走的人们，生命不过是一场热烈的奔赴，就像一杯白茶，奔赴人间的知己。

于是我向朋友提议，不如我们喝一杯茶吧。在这样细雨淅沥的夜晚，一杯与杂草灌木为邻、山风雨露为伴的荒野白牡丹，当然是最好的选择。杯中白茶徐徐散发的香气，仿佛雨中桂花，扑簌簌落了一地，空气中到处都是湿漉漉的甜香，就连人的衣襟上、唇齿间，都沾满了花香。人在一杯茶里慢慢醉去。日间的浮躁被雨水洗净，群山寂静，那里正有无数荒野牡丹，隐匿在杳无人烟的山林深处，日复一日地等待，只为等来那个给予它热烈灵魂的人。

就在即将离去的深夜，它终于抵达我与朋友的身边，让我们一次次举杯，让我们在沉醉中，什么也没说，却又仿佛说了一生一世。

茶园寻踪